



东干学研究文库丛书

- 北方民族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 北方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科研成果

东干文—汉文 转写翻译述要

林 涛 编著

Dongganwen Hanwen Zhuanxie Fanyi Shuyao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东干学研究文库丛书

- 北方民族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 北方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科研成果

东干文—汉文 转写翻译述要

林 涛 编著

Dongganwen Hanwen Zhuanyie Fangyi Shuyao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干文—汉文转写翻译述要/林涛编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9.6
(东干学研究文库丛书)
ISBN 978-7-5192-5860-3

I. ①东… II. ①林… III. ①东干语—翻译—
研究 IV. ①H1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9665号

书 名	东干文—汉文转写翻译述要 DONGGANWEN—HANWEN ZHUANXIE FANYI SHUYAO
编 著	林 涛
责任编辑	魏志华 李 婷
装帧设计	书窗设计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51969 84453623 84184026 84459579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9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5860-3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咨询、投稿: 020-34201910 weilai21@126.com



林 涛 Lin Tao

北方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专家，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41年出生于宁夏中卫市，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执教45年，2008年退休。

高等学校工作期间，曾任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教务处长等职务，兼任宁夏语言学会副会长、顾问等。在做好教学、教育行政管理的同时，致力于宁夏方言和中亚东干语研究。承担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和译作近20部。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二、三等奖多项奖励。宁夏方言研究代表著作有《银川方言志》（二人合著）、《中卫方言志》、《宁夏方言概要》等。中亚东干语言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东干语调查研究》《中亚华人回民社区语言文化风俗研究》《东干文—汉文转写翻译述要》等。中亚东干文转写翻译代表译作有《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雪花儿》（二人合译）、《中亚回族著名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精选诗集》（二人合译）等。

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证书和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教师”称号。2016年获“宁夏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突出贡献奖”，事迹被《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等多种工具书收录。

1. 《中亚东干语研究》，林涛主编，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2. 《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林涛编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
3. 《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林涛编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
4. 《东干语论稿》，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5.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6. 《骚葫芦白雨下的呢》，林涛编译，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11月。
7. 《雪花儿》，林涛、崔凤英编译，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12月。
8. 《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林涛、丁一成翻译，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8月。
9. 《东干语调查研究》，林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10. 《中亚回族著名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精选诗集》，林涛、崔凤英编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
11. 《中亚华人回民社区语言文化风俗研究》，林涛、陈晓锦、张铁群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4月。
12. 《奶奶的古今儿》，林涛、崔凤英编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6月。
13. 《胡塞·马凯诗歌选译》，林涛、崔凤英编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6月。
14. 《东干文—汉文转写翻译述要》，林涛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6月。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刘上锦



书窗设计
赵焜森、张雪峰

魏志华

李婷

李婷

前 言

中亚的东干族有着神奇的历史进程和独特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在东干文创制之后，他们发展了教育事业，形成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和文化科学研究机构。在开始进行历史、语言、文化和民俗研究的同时，东干族的作家们广泛收集民间口头上流传的儿歌、口歌、口溜儿、猜话、曲子、古今儿及神话传说，整理出版了民间文学，又在此基础上独立发展了书面语文学。东干族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丰富的创作成果展示了东干人的精神家园、文化风俗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著名诗人亚瑟儿·十娃子一生写作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共有40余本。他还为东干族学校编写了一系列课本和教学参考书。著名作家尔里·阿布都出版了近80部小说，还利用汉文、英文、俄文翻译了包括中国的鲁迅、老舍在内的外国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他诗人和作家，如卡里木·马耶夫、优素甫·杨善新、胡塞·马凯、优素甫·杨十三、优素甫·丛娃子、穆罕默德·哈桑诺夫、亚库普·哈瓦佐夫、尔沙·白掌柜的、法蒂玛·玛凯耶娃、黑牙·兰阿洪诺夫、亚库普·马米耶佐夫、阿依沙·曼苏洛娃、穆合麦·伊玛佐夫、依斯哈儿·十四儿、优苏儿·老马、尔里娃·田古拜、依斯玛儿·舍末子、尔里·张，以及年轻作家海彻儿·李娃子哈德瑞耶娃、阿米娜·撒娃娃、法蒂玛·玛沁哈耶娃、王书银、严达乌洛娃·祖布铁依等，也都出版了不少诗集、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集等。

东干族在中亚有10多万人。但这个人数不多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中却涌现出了如此众多的诗人和作家，创作出了无比丰富的文学作品。不过，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诗歌和小说很难被他们的主体民族——中国回族所认知和欣赏，也不能在更加广阔的人类文化中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国外的一些汉学家和东干学者虽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转写和翻译这些作品，但往往疑窦丛生，甚至望而却步。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因为这些作品和文献大多数都是用基立尔字母（即“俄文字母”，也称“西里尔字母”）拼音文字写成的。东干族以外的人群和学者在进行识读和研究时，都需要转写成汉文。

东干文—汉文的转写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不懂得我国近代汉语和西北回民方言的人来说，难度更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葛维达教授转写东干民间文学作品《十二月歌》时，有些地方写不出相应的汉字，只好用拼音字母代替（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其实那些汉字完全都可以转写出来。我国的语言学者转写东干文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只要熟练地掌握了东干文字母和它的拼写法，懂得东干语常用语汇和语法结构，能够利用有关工具书，有一定东干文阅读量，多做双文转写练习，便可以顺利开展转写活动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东干语原本就是我国近代汉语西北回民方言。东干语里的不少词语和话语，现今仍在陕西关中、甘肃陇中，以及新疆伊犁等地的回汉群众口语里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东干文和汉文是“一语双文”关系。二者在语音的音节上能够一一对应，在词汇的语义上可以互相沟通。根据东干文上下音节的语言环境，我们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汉字，从而将东干文作品转写为汉文。

当然，具体的东干文—汉文转写，并非如笔者上面所说的那么容易和轻松。严格而科学的转写，必须具备一些条件：首先，要将两种文字放置在文化语言学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对东干语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再次，运用语义学理论对双文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沟通，正确选择出恰当的同音汉字；最后，要解决好外来借词和其他有关的疑难问题。其中，稳妥、恰当地选用同音汉字是关键所在。正如著名汉学家、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何莫邪教授所说：“将东干西里尔拼音文字转写为汉字时，涉及东干文里缺乏声调的西里尔拼音文字的可理解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著名东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李福清院士也指出：即使最著名的东干语诗人十娃子用西里尔拼音创作的诗作，也让他的诸多资深的研究者在翻译时感到疑点重重，主要是由于东干文缺乏声调的缘故，人们很难判断诗人十娃子想用的东干词到底是哪一个。东干文没有声调，的确会给国外学者带来很大困难，但对中亚东干人则不然。他们读起自己的文学作品来，犹如我们中国人读汉文作品一样（汉字也不标声调），在口语表达中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会读出不同的声调。从这一点来说，东干文—汉文转写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强项。尤其西北地区的语言学者，有着和中亚东干人共同的语言表达、语感传承、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完全可以根据东干语所表述的内容情节，将东干文转换为汉字，做好东干文—汉文双文对照转写。

东干文转写与翻译是东干历史、语言、文学、文化、艺术、民俗等学科研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向上述学科和其他门类的研究扩展，从而形成持续性发展的研究。开展东干文的转写与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着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战略意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5年多来，我国同沿线几十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国又向世界传递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信号，强调了政治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项原则。政策沟通需要用语言表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需要用语言交流和协商，而民心相通必须以语言和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为前提。特别是伴随着智能手机、微信、翻译软件的更新，需要充分利用语言技术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使用50余种通用语言，还有200余种民族语言和方言。虽然在互通中可以用英语进行一般的交流，但要深入到当地民众之间，了解他们的历史、思想意识和文化风俗，拉近彼此之间的感情，沟通民心，还需要懂得当地使用的日常语言。

中亚地区自古就是有名的丝绸之路，现在更是横跨欧亚的第二大陆桥。一些大国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和博弈。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近年来“三股势力”的肆虐，更加凸显了中亚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中亚的东干族可以利用自己熟悉所居国与祖籍国的政治、经济、法律、自然条件和深厚的人脉资源等天然优势，在中亚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这大好的形势下，语言文化学者在东干语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东干族语言文化的梳理与整合，进行东干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献资料的转写翻译，不仅恰逢其时，而且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笔者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投身其中，扩大东干语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发扬人类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录

第一章 概 说	1
一、东干、东干语和东干文	1
(一) 东干	1
(二) 东干语	3
(三) 东干文	5
二、东干文的翻译和转写	6
(一) 翻译	6
(二) 转写	7
(三) 东干文—汉文的翻译和转写	7
三、东干文—汉文转写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8
(一) 扩大东干语言、文学、历史的认知范围, 促进东干文化传播	8
(二) 落实党中央文化走出去的文件精神	9
(三) 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四) 东干学研究只能在严谨的双文转写资料上展开	9
(五) 东干文—汉文转写是学术领域中的一门绝学	9
第二章 东干文转写与翻译作品的比较	11
一、东干文原文	12
二、汉文转写文	21
三、汉文翻译文	30

第三章 东干文字母与拼写法	39
一、东干文字母	39
(一) 东干文字母的来源	39
(二) 东干文字母表	39
(三) 东干文文字样稿	40
二、东干文的拼写规则	41
三、东干文的意义、价值及其局限性	42
第四章 东干语的语音系统	45
一、声、韵、调	45
(一) 声母	45
(二) 韵母	45
(三) 声调	46
二、儿化	47
三、读音差异	48
四、外来借词中的语音变化	50
第五章 东干文音节及对应汉字	53
第六章 东干语汉文本字	88
第七章 东干文—汉文转写的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	110
一、转写原则	110
(一) 东干文—汉文应对照转写	110
(二) 转写的文字要真实可信	110
(三) 转写要反映出东干语原作的时代性	110
(四) 严格区分省籍地域差别	111

(五)转写文中的汉字要和东干语的语音、语义相符合	111
二、转写方法	112
(一)熟悉东干语的语音系统,掌握好东干语音节和相应的国际音标	112
(二)掌握东干语和我国西北方言常用词汇	112
(三)多读东干文报纸、杂志、诗歌、小说、著作及其他书籍	113
(四)转写时尽量使用方言和汉文本字	114
(五)疑难问题	114
三、转写中的注意事项	115
(一)注意多积累东干文原文图书资料	115
(二)注意购置和收集东干文—汉文转写所需要的工具书	115
(三)注意收集国内出版的东干文—汉文转写和翻译著作	116
(四)转写时要对东干文原著的错误进行匡正	116
(五)做好转写文中的注释	117
(六)转写著作的朗读语音采录和光盘制作	119
 第八章 东干语词语例释	 120
一、东干语中的特征词和疑难词	120
二、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129
(一)波斯语	130
(二)阿拉伯语	131
(三)词组	133
三、俄语借词	134
四、突厥语族诸语言及其他借词	140
(一)吉尔吉斯语	140
(二)哈萨克语	141
(三)乌兹别克语	142
(四)维吾尔语	142

附录 中亚回族文学发展史略·····	143
一、口传文学·····	145
(一)儿歌、猜话和曲子·····	145
(二)口歌和口溜儿·····	150
(三)古今·····	155
二、书面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159
(一)中亚回族文学中的诗歌·····	161
(二)中亚回族的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	172
参考文献·····	179
后 记·····	180

第一章 概 说

一、东干、东干语和东干文

(一)东干

“东干”一词最早出现在突厥语中，在突厥和俄罗斯文献中是对中国回族的通称。现在学术界则专指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于我国清代晚期从西北各省移入的回民。

有关“东干”称谓的起源和考释，学术界争议颇多。综合各家观点，大致有下面几种说法：

“东甘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即“东甘”，也就是指来自于甘肃东部或甘肃以东的中国回民。这种说法出自沙俄时代俄国驻我国新疆伊犁的领土官帕费利诺夫之口^①。我国不少学者沿用这种说法，如中央民族大学的丁宏博士就这样认为：东干最初是指从陕西、甘肃等地移居新疆的回民。

“敦煌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我国甘肃的地名“敦煌”。持这种说法的是俄国学者M.A.捷连季耶夫。他在自己的著作《征服中亚史》^②一书中写道：“‘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敦煌是公元前111年甘肃省新设的一个郡……”公元570年改郡为州，“穆斯林向甘肃省迁居恰恰发生在该地更名的年代”，“由于人们的习惯，一直坚持沿用敦煌这个古代地名，‘东干’从‘敦煌’转来是非常自然的”。

“潼关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潼关”。其根据是清末回民大起义的领袖之一白彦虎最早是在我国陕西潼关一带率部起义，后来转战甘肃（包括现在宁夏）、青海、新疆，把“潼关”这个词带到新疆，读音转化为“东干”。中亚东干族学者在解释“东干”一词时，经常引用这个说法。陕西师大王国杰教授的认

①[俄]M.A.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页。

②同上。

识与这种说法相一致^①。

“通干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一词来自于突厥语。持这种说法的是中亚东干学者C.李双贵。他在《东干历史》一书中说,东干“乃由突厥语‘土尔马克’一词而来”。突厥语中的“土尔马克”拼音词式turupqaighan的缩写简化形式是tunggan,汉语音译为“通干”,俄语写作дунган,汉语音译为“东干”。tunggan在突厥语里是“留下、站下的、住下的”意思。我国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同意这个说法。他说:“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把回族称作Tung-gen,有人解释为由于新疆的回族来自潼关或‘东甘’(甘肃东部)而得名,有人解释为留住下来的人。”^②

“东岸说” 这种说法认为“东干”即“东岸”。这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桥本万太郎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东干”就是“东岸”,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即“东岸子”人^③。后来他们向西迁移,被误读为“东干”。今天很多东干人中流传着这种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东干人起源于撒拉人的说法,东干人的祖先是吐谷浑的说法等。

以上说法中,笔者比较赞同“东岸说”,就是“东干”即“东岸子”人。笔者在中亚调查东干语时,一些东干学者和年纪比较大的东干人都说他们是“东岸子”人。其实“东干”就是“东岸”,这不是音的误读,因为在我国古代汉语里,“干”和“岸”是异音、异形、同义字。一些字书或韵书里,“干”可以训释为“岸”或“水畔”。比如《集韵·寒韵》:“干,水涯也。”《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其中“河之干”就是“河的岸上”或“河边”。杜甫《有客》诗中“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诗句里面的“江干”,也就是“江岸”或“江边”。我国陕西西安方言直到今天还把方位词“边”说作“岸”。普通话里的“西边”,西安话说作“西岸儿”或“西岸子”;普通话里的“东边”,西安话说作“东岸儿”或“东岸子”。由此,笔者认为“东岸说”里面的“东岸”应宽泛一些,理解为“东边”。“东岸子”人就是从东边来的回民。新疆的突厥人说“东干”,指从东边甘肃、陕西来的回民;中亚人说“东干”,指从东边的新疆、甘肃、陕西一带来的回民。“东岸”后来写作“东干”,既符合古字写法,又符合当今陕西、甘肃一带方言的读音^④。这

① 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转引自《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 胡振华:《生活在中亚的一支华人穆斯林——东干人》,载《伊斯兰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转引自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④ 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载《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

样的理解更为科学一些。

(二)东干语

东干语是中亚东干族使用的语言,源于我国西北回民方言。东干语是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语言。世界上有许多汉语侨民团体和华侨社区。他们在融入异国他乡之后,所讲的汉语都有些变音或者变味,唯独漂浮在中亚俄语和突厥语汪洋大海中的东干语形成了一块块圣洁的汉语方言岛。这些方言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没有被周围的异族语言所淹没,而是始终不渝地在独立演进,直到今天仍然恪守着汉语的本质和主流,原汁原味地保持着陕甘宁方言的特色。我曾多次到中亚,在东干人乡庄进行田野调查时感受到东干语的质朴、生动,具有历史韵味和富有怀古情趣。一个普普通通的词语,如“拾掇”,就可以把我们带入到“采采芣苢,薄言掇之”的古老的《诗经》时代。一句“甍瓜的籽多,淘婆娘的娃多”的口歌儿又会把我们引向汉代。东汉末年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说:“淘,小儿未能正言也。”到了东干人聚居地“营盘”,不由得又令人想起明代汤显祖《牡丹亭》里“哪古里谁家,跑翻了拽喇;怎生呵,大营盘没个人儿答煞?”的曲词。听到东干人说“我是他的帮办”的话句,又让我们回到了清代末年。我国清代晚期,中央或地方临时机构中的主管官称为“主办”或“督办”,主管官的副手便叫作“协办”或“帮办”。这么几个词语,一句话,一个口歌儿,就带领着我们穿越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

东干语词汇最大的特点是汉语西北方言词语在词汇构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东干语中的大部分词语在我国西北地区广大回汉群众中经常使用,尤其是老年人。这些词语要做到穷尽地列举是有困难的,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东干语词汇的整个系统。这里选取几类列举如下:

天文、地理类,如热头、天河、星宿、贼星、扫帚星、虹、冷子、冻冰、天烧哩、水拉哩(水冲了)、清秀、山场、滩道、田道、涝坝、戈壁、滚水、造化、捷路、搪土、缁泥、吸铁石(磁铁)、坟地、拱北等。

时间、节气类,如时候儿、年时、今儿、明儿、前儿、后儿、大天白日、赶早、晌午、后晌、晚夕、黑尽哩、工夫、光阴、黄道吉日、正日子、节气、立春、惊蛰、清明、立夏、大暑、热天、立秋、露水、立冬、下雪、冷天、干支等。

动物、植物类,如牲灵、家牲、野牲、头口、儿马、腓牛、乳牛、叫驴、羯翔、羯羊、羯犂、狸猫、獒狗、雪豹、狐子、黑老娃、夜猫子、杏户、蚂螂、癞呱、

长虫、黑头虫、庄稼、大豆(蚕豆)、青豆(黄豆)、花豆子、洋芋、柿子、皮牙子(洋葱)、刺梅、桂花、接杏、打瓜、青货树(果树)、苇子、黄蒿、莎莎、芨芨草等。

房舍、用器类,如:街门、门楼、水堂子、间口、入深、鱼脊梁、棚、帐房(蒙古包)、仰尘、家什、十不闲、挂屏、炕桌子、吊壶、锅灶、锅头、炕、烟洞、火道、扁担、撮巾、马勺、策篱、胸壶、戒指子、荷包、蝇刷子、烟棒子、取灯子(火柴)、戳子(图章)等。

饮食、穿戴类,如吃喝、茶饭、酹茶、腰食(中午饭)、后晌饭(晚饭)、米汤(稀饭)、炒面(将麦、豆及其他杂粮炒熟后磨成的面)、油香、馓子、麻叶儿、馓子、扁食、锅盔馍、号帽(小白帽)、搭头(也叫盖头)、帕帕子(即头巾)、夹夹子(坎肩)、主腰子(棉袄)、毛缋子、靴老(棉鞋)、毡窝窝(毡靴)等。

身体、病痛类,如奔颅(前额)、脸盘子、鬓间、牙碴骨(颌骨)、牙花子(牙龈)、胛子(肩膀)、胛拐子、壳食(胸腔,也说腔子)、肋巴(肋骨)、波膝盖、干腿(小腿前部)、沟子、尿脬(膀胱)、懒筋、裂子、旋(头发纹路形成的旋窝)、着凉哩、出花儿(出天花)、噎食病(食道癌)、羊毛疔(急肠胃炎)、癆病、瘟病、气卵子(疝气)、疔痂(鸡眼)、号脉等。

亲属、人品类,如太爷、太奶、老子、达达、阿伯、大妈、爸爸(叔叔)、婶婶、二婆子(小老婆)、先后(妯娌)、婆也、汉子、爷父俩、老娃子、老女儿、双双(双生子、也叫对对)、干亲、亲亲六节、好汉子、憋囊子、懒干手、背锅子、结磕子、病胎子、拣络子(小偷)、油嘴子、韶子(神经病患者)、东家、掌柜、伙计、贩子、脚户、吆车的、对头等。

社会风俗类,如上寺、封斋、开斋、礼数、礼行、过尔德、过尔卖里、做乃玛子、道色俩目、念苏儿、接都哇、给口唤、拜望、说话(提亲)、给话(答应婚事)、吃定茶、送礼、娶亲、念尼卡哈儿、待客、遭房、回门、红白喜事、无常哩、洗埋体、穿卡凡、站哲那孜、送埋体、下埋体、打坟、念古兰、散也贴、走坟等。

东干语中保留了不少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近代汉语词汇,如“睍、奘、掇、馐、淘、仄、鞞、塄、磬、隙、键、塹、崧、沕、斂伙、踞躬”等。这些词语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它们比较多的见于东汉末年许慎的《说文解字》或魏晋南北朝时期顾野王的《玉篇》。有的出现在西汉时期的《尔雅》和《方言》中,有的甚至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书经》《周礼》等古代文献典籍中就有了。近代汉语词汇在东干语里保留得更多,如“造化、洪福、营干、衙门、大人、帮办、路数、连手、调唆、打围、茶饭、扁食、拾掇、做活、攒劲、跷蹊、滚水、脚户、声气、码子、

开年、晌午、将才、泛常、无常、夜猫子、二尾子、使见识、打平火、活剥儿、波罗盖子、背脊兒子、怏怏踉踉、方保无事”等。这些东干语里的常用词语，大都见于我国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它们都是近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词汇。其实在东干语里保留的近代汉语的口语词汇比书面的还要多得多。目前我国研究近代汉语的学者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多取之于唐代的“变文”、宋代的“平话”、元代的“杂剧”、明清的“小说”。东干语是活着的“近代汉语”。它们是研究近代汉语的活化石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料宝库。

当然，东干语在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并不是不发生变化的。东干语在和中亚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中，也受到了来自斯拉夫语、突厥语以及闪语族的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中俄语的影响，几乎涉及了东干语的各个层面。比如，东干语的语音中出现了俄语和中亚诸民族语言共有的舌尖、浊、颤音[r]音位。词汇中借入了大量的外来词，有俄语的、吉尔吉斯语的、哈萨克语的、维吾尔语的。语法上，早期的东干学者都是苏联人，后来东干族本族学者也都是受俄语教育的，都拿俄语的框架来构建东干语语法体系，加上东干语语法自身的变化，所以东干语中的一些语法范畴、语法手段、语法现象多都带有俄语的烙印。东干语的语序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也比较大。东干语在和中亚多民族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中所出现的这种融合、变异、双语和多语现象为现代语言学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语言典范材料。

(三)东干文

东干人在最初进入中亚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各民族平等发展的原则下，191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和文化部门可以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并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

1927年，正在塔什干教育学院读书的东干族大学生亚瑟儿·十娃子、优素甫·杨善新、X.马凯耶夫等人以东干人长期使用的“小经”为基础，创造了一个阿拉伯东干语字母表，共有35个字母。他们还用这些字母以手写的形式创办了最早的东干文报纸。但是，这个字母表并没有在东干族群众中广泛推行开来。1928年，这批大学生又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东干文字母表。这个字母表公布后，在巴库、塔什干等地召开的突厥学代表大会上曾做过多次讨论，并制定了文字方案。1932年在伏龙芝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对这个东干族拉丁字母表做了